本版编辑：张丹丹
E-mail：f8@studytimes.cn
Tel：010—62807315

文学对于人生的大用场

□ 路文彬

作为一个作家和文学教授，我常常会遭遇人们这样的发问：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即便是此刻就坐在大学中文系教室的那些文学专业的学子们，对于这一问题也大多是深感茫然。曾经，我的一个朋友因为自己正在读中学的女儿酷爱写作，结果如临大敌般地向我求救，希望我能说服她的女儿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幻想的青春难道不是一场无梦的睡眠吗？她即刻反问道：梦能当饭吃吗？我也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能，当然能，梦就是一种食粮。

没错，梦就是一种食粮。我们往往只顾看到自己的身体需要食粮，却完全疏忽了我们还有精神，而精神同样需要食粮，这梦便是精神的食粮。事实上，当我们遗忘了精神的存在时，我们即失却了人的高度，将自身等同于了日常仅为肠胃奔波的丛林生物。只有在我们清晰认识到精神的价值时，我们才可能是真正的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精神的世界应该是我们作为人类不可推卸的义务。一旦丢掉了梦，我们便丢掉了人性，丢掉了生命起码的尊严。

那么，我们的梦要靠什么来维系呢？于是，文学出场了。它让我们沉睡，遗忘，想象，还有反思。在文学的梦工场里，我们惊讶地发现，沉睡会使我们更加清醒，遗忘则是为了让我们记忆犹新。文学用想象护卫着我们，来应对现实这个最大的敌人，它欺骗着现实，同时也修正着现实；最终，它是要我们同现实达成和解，进而让我们爱上现实。毫不夸张地说，是文学使得现实变得更为可爱了。不仅如此，它亦相应赋予了我们爱的勇气。

我又想起了柔石在《二月》里塑造出的那个青年萧涧秋，这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物。在萧涧秋看来，爱与心血来潮无关，爱与完美无关，他让我们看到了超越一切个人欲望之上的崇高力量。这个曾经为了自由而不愿组建家庭的青年，却可以为了文嫂一家的苦难违背初衷。萧涧秋积极迎接了时代的挑战，找到了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存在价值；他明白，只有在对苦难的同情中才能够体验到真理的幸福。他用爱和痛苦书写出了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同时亦由此精彩诠释了叔本华“所有的爱都是同情”这个道理。柔石的文学想象改写着现实，也改写着历史；最重要的是，他为让爱的想象融化冰冷的现实创造出了可能。

世故的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现实的，不得不顺从于现实的法则，为此我们会有意无意抗拒着文学的想象，似乎惧怕它会影响我们之于现实的适应。殊不知，文学同样也是一种现实，并且是能够促使我们认清现实的现实。或者说，文学是高于现实的现实。世俗的现实始终囚禁着我们，文学的现实则时刻解放着我们。设若没有文学现实的召唤，我们就只能在世俗的现实中沉沦抑或毁灭，因而永远难以理解我们所置身其中的这个现实。面对一个我们压根就不了解的现实，我们还能够说爱吗？

文学的现实就是设法善意地提醒我们，尽管我们的身体无时不在枷锁之中，可我们的心灵却是自由的，而想象正是我们实施这一自由的权利。通过想象，我们丰富完美着遍体鳞伤的现实，打开通往未来无限可能的道路。有时，这也许就是某种欺骗，但在这欺骗里我们洞见到的乃是希望的真实，一如德国作家尤雷克·贝克尔的小说《说谎者雅各布》所提供的例子。在纳粹占领的波兰隔离区，身心备受摧残的犹太人日渐开始绝望，不断有人选择自杀。为了让这些不幸的人们坚持活下来，雅各布酝酿了一个弥天大谎，使人误以为他秘密藏着一个收音机，得以每天偷偷向他们报告着前线盟军节节逼近的好消息。雅各布由此摇身一变成为众人的救星，他就代表着希望，人们见到他便忘记了度日如年的痛苦。于是，不再有人自杀，雅各布的谎言挽救了众生。

显然，没有人会指责雅各布的谎言，相反，我们还要感激他的谎言。雅各布的谎言就是文学，这是充满正义力量的谎言。在这样的谎言中，呈示着最为深刻的反抗和救赎的真理。虽然雅各布所进行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但其行为在本质上无异于一个作家的功能。那个黑暗世界对于雅各布的需要，恰恰说明了人们对于文学的需要。绝望之际，文学想象出希望，寒冷之时，文学想象出温暖。但是，千万不要不拿这想象当作现实，蒙田说过：“强劲的想象产生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想象就是现实。医学上有种疾病叫作“幻肢痛”，即指截肢患者针对已失肢体所感受到的假想性疼痛。此种想象出来的疼痛照样能使患者痛不欲生，它与实际真实的疼痛没有任何区别。想象是造物主赋予我们的最富有神性的一项才能，它时时提醒着我们作为世界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所以，只要我们相信文学，文学就会毫不吝惜地回报我们的期待，赐予我们想要的现实。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就掀起了美国人民期待已久的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吗？林肯总统甚至认定就是这部作品确保了这场正义战争的胜利。虽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是虚构的，但这场伟大的胜利却是活生生的现实。人们常说文学来自于生活，而我则想说生活来自于文学，毕竟，这样的生活才是我渴望拥有的生活。有鉴于此，如果我们无视文学的作用，那便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自己理想化的生活。是生活需要文学，而不是文学需要生活。即便我们没有绝望，即便我们没有寒冷，却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再需要文学。悲伤的时候，文学是呻吟，幸福的时刻，文学便是歌唱。一生中，文学给予我们的总比我们以为的要多得多。问题在于，对于文学，我们常常是忘恩负义的。

比如，我有许多朋友在青年时代都热爱过文学，做过作家梦，可在梦醒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怪罪起了文学。成功希望的幻灭使其无情否认了文学对于自己青涩孤寂岁月的美好陪伴，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从文学那里获得的足够其享用一生的巨大恩赐，轻而易举地就被他们一笔勾销。文学从来没有背叛过他们，倒是他们背叛了文学，背叛了理想和生活。他们把文学和生活对立了起来，因此注定只能沦为人生的溃败者。在他们那里，生活不是用来热爱的，而是用来战胜的；但是他们偶尔取得的每一次胜利所证明的皆只不过是生活本身的不可战胜。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明晓，自己曾经挚爱过的文学向来便有着超越于生活之上的能力。

就在不久前，一位年逾古稀的女士找到了我，说想要来听听我的文学课。原来，她正在撰写一部回忆录。此时此刻，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是那么地需要文学。她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经典名著，她说：我这一生忙于工作，忙于生计，还以为过得相当充实，直到接触了这些文学作品，我才恍然大悟，我的人生竟有那么多的遗憾。如果能在早年接触到它们，我相信我的人生必定会完美得多。

是的，文学正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完美而存在的。它在令我们的心灵变得富有的同时，亦在令我们变得崇高。

随想录

为影视创作注入灵魂

——评电影《长城》和《血战钢锯岭》

□ 高伟

2016年12月由中国投资并与好莱坞合作的两部电影《血战钢锯岭》《长城》一经上映便备受瞩目。其中《长城》在上映首日即获得1.23亿票房，10天后取得8.6亿的票房成绩；《血战钢锯岭》创引进战争电影的最高纪录，17天斩获3.8亿票房。

这两部电影都有着震撼的特效视觉体验，精彩的叙事结构，塑造着鲜明的人物性格，表现出丰富生动的历史艺术内容。更为重要的，两部影视作品深刻地传递着人文关怀的基本价值。

一直以来，电影都是一种以叙事为主的艺术，其叙事方法的多样及变化体现着影片的生命骨骼和躯干：围绕故事情节展开，进而升华主题中心。但许多人认为，在视觉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以视觉听觉体验为中心的奇观特效电影模式正在逐步取代叙事电影成为电影的重要发展方向。即通过画面的组接来传递具有视觉吸引力和快感的影像，而不再拘泥于叙事的意义关系，直接服务于视觉体验快感。

但在电影《长城》和《血战钢锯岭》中，我们能感受到奇观特效元素和叙事得到了很好的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讲，两部影片的成功更在于举重若轻的叙事为影视艺术创作注入了催人向上的价值理念，使得作品有灵魂、有生命力。

影视作品因为具备内涵和深度而成为经典。回顾世界电影百年史上的优秀作品，我们能发现，凡是取得成功的作品，大都符合这一认识；凡是偏离了的，则往往失败。影视创作是铸造灵魂的工程。好的影视作品能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扫除颓废。两部影视作品给我们生动阐述了影视创作打造精品力作的基本要求。

首先，影视创作要有价值传承、人文关怀。两部影视作品之所以能唤醒观众对历史的集体回忆，燃起人们心底的共同情感，关键在于作品聚焦于人类的共识理念，而这一价值理念能充分引发人们共鸣，因此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和传播力。《血战钢锯岭》表现了二战时太平洋战场上的战士戴斯蒙德·道斯“再多拯救一个人”的坚定信念；《长城》讴歌的是人类为战胜邪恶和贪婪，超越功利，基于彼此的信任，运用科学和智慧，义无反顾、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

其次，影视创作要有丰富的内容，鲜活的素材。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影视创作应脚踩大地，放飞想象翅膀。《血战钢锯岭》改编自军医戴斯蒙德·道斯的真实经历，讲述他拒绝携带武器上战场，并在冲绳战役中赤手空拳救下75位战友的传奇故事；电影《长城》试图讲述一个中国火药、指南针等科技文明传播至西方世界的故事——外国人来中国欲偷取火药，却被中国人民的精神感动，留在长城一道与中国守城卫士运用中国的火药科技并肩抵抗怪兽饕餮。相比较而言，《血战钢锯岭》的导演梅尔·吉布森讲述了独立完整的美国故事，阐释着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长城》则是运用好莱坞电影手法烹饪的中国故事大餐。张艺谋导演在电影叙事中完成了中西文明交融。第一次以全世界观众都能接受的方式在银幕上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符号长城、孔明灯、中国宫殿等。

最后，影视创作还要有创新的表现手法。当下的网络社会特质明显，人们的审美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网络时代消费主义、娱乐化等倾向显著。影视创作也要充分考虑到粉丝经济对于影视作品吸引力的作用，以引起主要观影人群——青年一代的共鸣。两部影片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引领和唤醒了充斥着无数无厘头、消费主义、煽情、空心化、碎片化和快餐主义的电影市场，帮助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艺术品位和审美能力。电影《血战钢锯岭》使用战争特效，营造了真实的战争场景，给观众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和精神感染；电影《长城》人物之间的信任，构成战斗联盟的基础，基于这种共识价值观的认可，张艺谋导演运用娓娓道来的情感叙事展示了中国的传统主流价值观。

文艺作品守望着精神的家园，引导着社会的良心。影视文艺创作更是一座灯塔，引领人们前进的方向。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将健康有益的思想主题春风化雨，透过鲜活的内容产生深刻的感染力。

影视观察

杂文撷英

以透明清除误解

□ 张心阳

去年末，回了一趟阔别30年的老单位。老单位在四川省阆中市（当年为县），实不相瞒，这里曾是我非常不愿回去的地方。因为这里生活曾经极为艰苦，通向县城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一寸沥青路，车速一小时不过40公里。城里虽有多条街道，但也只是石板路。至于乡下，更是穷得无法想象。一次，我与同事到20多公里外的村里联系“双拥工作”，去了一户农家，这家6口人，只有4条裤子。我在阆中待了两年，后因工作调动离开，以至经人介绍的“县花”也没能将我留住。

这里长期是国家级贫困县，那么30年后重回故地感受如何呢？用“翻天覆地”四个字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作为千年古城，以“修旧如旧”的方式，使得城区面貌焕然一新，城市不仅亮丽了，还扩张了好几倍，滔滔嘉陵江水过去是天然的阻隔，如今成为城中一道风景。城中商铺鳞次栉比，从当地特产到国际名牌，无所不有。同时，我还去了一趟当时单位所在地天宫乡。其变化说出来可能谁也不会相信，如今这里很多村民住的是三层连体别墅。在北京，怕是数百上千万元也买不到这样的住房。

是什么使这里发生了如此之大的改变？仅仅因为是时间，当然不是；仅仅是因为种地，也不是。我了解到，除了他们自力更生，大力经营特产和发展旅游业等，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国家扶持。

在城里我问一个开家庭旅馆的女老板：“古城修缮得如此漂亮、如此整齐划一，你们每户出了多少钱？”女老板回答：“没花自己的钱。”“那花谁的钱？”“都是政府给的钱啊。”“那一年政府得给多少钱？”她说：“不太清楚，只知道2008年市里给了80个亿。”

那么乡下农民的连体别墅又是怎么盖起来的呢？我问了一位乡民，乡民告诉我：“光自家哪里拿得起那么多钱喽，政府贴了多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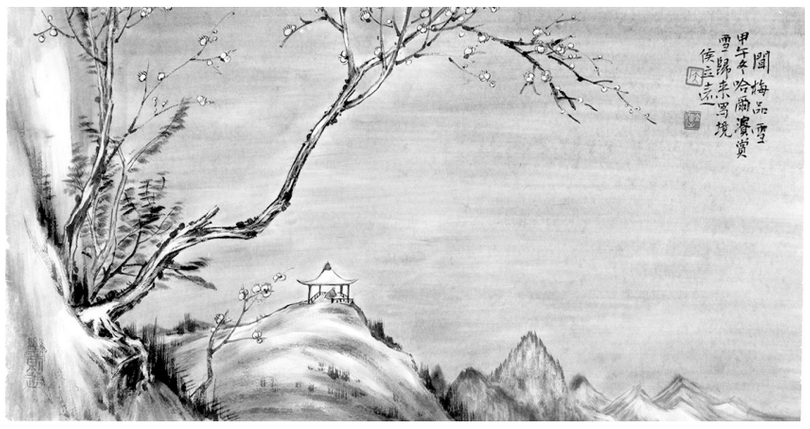
这一切都很清楚了，作为这类贫困市县，无论是打造富有特色的城镇，还是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政府都没少给予经济扶持。换言之，没有政府的扶持，不说寸步难行，至少发展没有这样快、变化没有这么大。那么政府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通过税收收来的。这些钱用于扶持贫困地区百姓，大力改善民生。应该说这里的百姓拥有很多的“获得感”。

现在的问题是，有不少人在怀疑财政收入到底都去哪儿了。我在微信里常听到的声音是，是盲目建设投资投掉了，行政开支开掉了，腐败官员腐掉了，花在不该花的地方花掉了，等等。不能说这些方面没有用钱，但从阆中等贫困地区的崛起，可以看出，在财政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样也是可圈可点的。

那么又是什么使得民众产生了那么多的误解呢？甚至让民众产生了不信任感呢？愚以为，更多的还是政府在这些方面信息不够透明，扶贫帮困，钱花得是大把大把的，可是，非贫困地区民众感受不到，总免不了质疑——每年的财政收入都花到哪儿了？财政收入用于扶贫了，可是有谁去作这样的说明、阐释和宣传呢？

我们的宣传很多时候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本来可以直言相告的，却偏偏含糊其辞、语焉不详。

怀疑是民众的权利，透明是政府的义务。当今中国社会的误解还有不少，为此而造成的矛盾也不少。我们的政府应该“打开窗户说亮话”。



闻梅品雪　侯立远

艺术长廊

古树下的遐思

□ 何玉兴

陪来京的亲戚逛中山公园，逛潭柘寺。中山公园是我办公的地方，潭柘寺也去过多次了。依然很有兴致，为什么呢？主要因为，喜欢古树。为什么喜欢古树？喜欢古树，需要理由吗？如果非要有，那就聊聊，随便聊聊，淡淡的，不经意的。

古树令人静谧。浮躁的今日，古树，让我静谧。心灵的静谧，需要专注于某种兴趣的寄托，它可能是爱情，可能是理想，甚至仅仅是一棵树。有根基的树，有根基的人，是沉稳的，是宁静的。天如水，月如钩，人散后，我常常倚着古树，把腿舒展成裸露的树根。每当我抬起头，婆娑枝叶过滤的天空，美妙得难以置信。每次，我都会震惊地想，感恩地想，活在古树的树荫下，是几世修来的福气啊。想起歌德的话：“在这个躁动的时代，能够躲进静谧的激情深处的人确实是幸福的。”

古树是“真”的。睹物思人也好，发怀古之幽情也罢，那物，须是真的。我们所见的古建筑，大多是历代维修或翻建的。我们所见的人，大多是伪装的或美容的。朱元璋的重臣钱宰说：“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还是面对古树吧。古树，不能伪造，不能翻建，不会伪装，不会撒谎，不会再生。古树，只有古树，是原汁原味的，是真的。难得面对真的东西。面对真的东西，应该做真的人，说真的话。

古树是卓越的。中山公园有600多棵古树，其中有7棵，是辽代的。不是什么样的树，都可以成为和称为古树。树身上挂着红牌牌的，是一级古树；绿牌牌的，是二级古树。树龄在500年以上的柏树类、白皮松、七叶树，胸径在60厘米以上，油松胸径在70厘米以上，银杏、国槐、楸树、榆树等胸径在100厘米以上的古树，为一级古树。树龄300—499年的柏树类、白皮松、七叶树，胸径在30厘米以上，油松胸径在40厘米以上的，银杏、楸树、榆树等胸径在50厘米以上的，为二级古树。林语堂说：“中国人在欣赏松树的时候，总要选择古老的松树；越古越好，因为越古老是越雄伟的。柏树和松树姿态相同，尤其是那种卷柏，树枝向下生着，盘曲而峥嵘。向天伸展的树枝似乎是象征着青春和希望，向下伸展的树枝则似乎是象征着俯视青春的老人。我说松树的欣赏在艺术上是最有意义的，因为松树代表沉默、雄伟和超尘脱俗，跟隐士的态度十分相同。”

树比人长久。陕西黄陵轩辕庙中的“轩辕柏”，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活化石。“香凝白雪争千载，影瘦江南剩一枝”描述的是章台古梅，相传为楚灵王时的遗物。山东定林寺的杏王，台湾阿里山的“周公松”，树龄都是3000多年。阿里山上，还有不少2000年以上的古树。河南嵩阳书院内的二将军柏，迄今已有2000余年。安徽九华山的凤凰松，也有1400余年，历经岁月洗礼，依然枝叶茂盛。就连其貌不扬的胡杨，也是“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

精神比树长。这次去潭柘寺，遗憾的是，原来的“双凤舞塔松”，只剩下一“凤”了。另一棵，被2012年夜里的那一场雪，压折了，凋零了。没有永存的物质，没有永远的古树。柳宗元和苏东坡喜欢种柳树，柳树的寿命很短，但柳宗元“苛政猛于虎”的呐喊永远回响，苏东坡的《赤壁赋》千古传唱。物质的东西注定灰飞烟灭，精神却可以绵延永恒。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苏轼说：“君子之泽，百世不斩。”眉县张载祠内的古柏虽在，也终有枯萎的那天，但“横渠四句”永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晨曦倾诉烟雨路，繁华落锦流年度。厚度和力量产生于历史而不是产生于时尚。古树是历史的见证，古树有穿越历史的活力。古树的身上，大多有千奇百怪的疤痕。这疤痕，像古树的眼睛。这眼睛，看过多少乱云飞渡。我身边的这7棵辽柏，几乎见过明清的所有帝王；明清的所有帝王，也几乎见过这7棵辽柏。现在，他们在哪儿？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死亡和太阳，都不能从容不迫去注视，但又不得不正视。知道了终点的必然，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自弃。面对古树，感受时光和苍穹的庄严、震撼与神秘悸动，不要放大自己的成就和幸福，也不该放大自己的挫败和痛苦。想起美剧《汉尼拔》经典台词：“你必须诚实面对你的能力限度。”我们能够做的，应该做的，就像尼采说的：“人就像一棵树，它愈想伸向高处和明亮处，它的根就越要向下，向泥土，向黑暗，向深处。”

文化随笔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社长：许宝健　总编辑：戴小明　广告部电话：（010）62805313　发行部电话：（010）62805431　62806227（传真）　总编室电话：（010）62806228　62805368　电子信箱：zbs@studytimes.cn
出刊：周一、三、五　定价：全年288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